

我是老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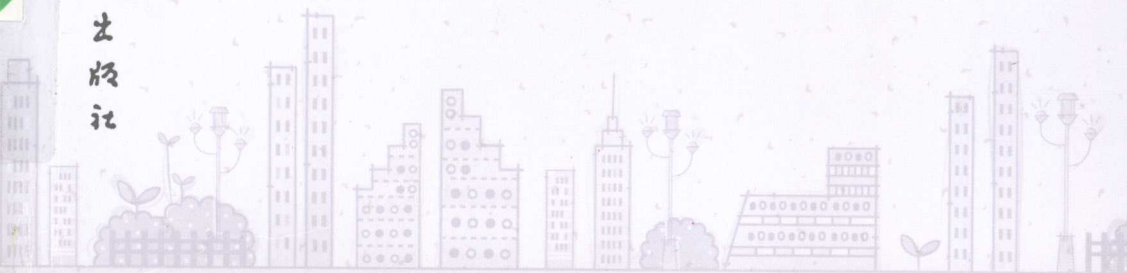
巩向东
GONG XIANG DONG
著

I'm a boss

老板生涯荒腔走板，令人哑然失笑的同时，
一缕酸涩悄然袭上心头。这不再是一个豪气干云的时代，
每个人的生存价值都已经被物质化，
幸福也变得实际而具体。



作家出版社



我是老板

巩向东 著
GONG XIANG DONG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老板/巩向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5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02 - 0

I. 我… II. 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5396 号

我是老板

作者: 巩向东

责任编辑: 田晓爽

装帧设计: 牛毅书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10 千

印张: 23.5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02 - 0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马一明无论如何想不到，这次出差将是他的噩梦。

马一明随同范主任走出车站，南方城市特有的溽热扑面而来。范主任是个胖子，拎着公文包没走几步就一身汗。何况范主任还有一个难言之隐——头上戴的假发套密不透气，活脱就是捂痂子，有心摘下来让脑袋过过风，无奈马一明寸步不离左右。范主任放慢脚步，落在马一明后面，趁机摘了发套，飞速抹一把秃顶上的汗，正欲复归原位，马一明偏偏就在这时候回头瞥见了，偏偏还要跑到跟前来，把领导的秃顶看个真真切切，而且还非要不识趣地说点儿什么。

“范主任您……热啦？捂着这个就是热！”

范主任一张胖脸本来热得发红，现在成了紫茄子。

马一明就是这么个人，机关同事都说他缺根弦儿。换做别人，都知道守着领导要会看个眉眼高低，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。马一明却不谙此道，他在机关呆了十来年，刚混上个副科，很多人认为症结就在于此。

其实这回马一明是努着劲想给范主任留下个好印象，虽然这远非马一明所长更非他所愿，但他认为不妨尝试。机关马上要进行人事调整，作为机关里资格最老的副科长，马一明呼声最高，而且有关他扶正的小道消息已经在机关大楼传遍了。范主任前不久刚调来机关当一把手，对马一明还缺乏了解，这次出来开会算是天赐良机，给了马一明一个与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马一明坚决反对拉关系走后门，但认为向领导展示自己的人品和能力还是无可厚非的。

车站广场乱哄哄的都是人。两人走不多远，就有出租司机蜂拥上来七嘴八舌地揽客。马一明掩护着范主任突出重围，只有一个矮墩墩的出租司机紧跟不放。

“先生先生！”矮个子司机追着问，“你们去哪里？我送你们！”



“胜利宾馆。”范主任揪着领口呼扇，“南方天儿真卤！哎，你车里有空调吗？”

“当然有啦！”矮个子拽着范主任走向出租车，“不凉快不要钱！”

“范主任范主任！”马一明赶忙拦着，“咱出了车站再打车！”

范主任不解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火车站出租都宰客！宰外地客！”马一明咬牙切齿，“咱再往前走一段，出了这块儿再打！”

“不见得吧……”范主任衬衣都洒湿了，一步也不想多走，“天儿太热，算啦！”

马一明凡事认真，更何况当着领导的面，于是警惕地盘问出租司机。

“到胜利宾馆多少钱？”

“胜利宾馆……”司机盘算着，“50！你们先上车！”

司机拉开车门，范主任刚要往里钻，又被马一明拦住。

“不行！50不行！”

“那咱打表！打表行吗？该多少是多少！”司机说。

马一明想了想，说：“那也不行。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要拉着我们瞎转呢？我弟弟就是开出租的，这里头门道我懂！”

出租司机颇感挠头：“你这人好麻烦！那你说怎么才行呢？”

“我不瞎说。说就要有凭有据。范主任您说是不是？”

烈日当头，范主任热得都喘了，巴不得赶紧钻进车里凉爽一下，可马一明非得堵在车门口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会议通知，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拨通手机，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询问里程、路线。范主任强忍怒火，一眼一眼地剌他，马一明却浑然不觉。

“……火车站到胜利宾馆16公里左右，5公里起步价8块……算下来应该是25块6。算上堵车，满打满算30。你要是打表呢，就这么走——站前东路，彩虹桥，上文化宫路，科学会堂右拐，经过中心广场到南京路，第3个红绿灯左转，胜利大街，顺行300米，胜利宾馆！”

马一明的演算准确无误，路线也是最佳捷径，他还勾勒出一张草图，以随时跟行车路线对照，谨防出租司机绕远。如此精细的措施使对方无机可乘，一路上阴着脸开车。

马一明甚是得意，扭脸冲坐在后排的范主任一乐，说：“越是公家的钱咱越得丁是丁卯是卯，范主任您说是吧？”

范主任不置可否地一笑，回答说：“老听人说你什么事儿都较真儿，名不虚传……”

范主任这话似褒更似贬。马一明不善领会领导意图，接下来的话就更加跑偏。

马一明慷慨激昂地说：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！工作这么些年，我靠的就是认真！”

没说几句，范主任就把话题扯到了这次人事变动上。

“我听说你当副科年头儿不短了，这回考虑给你动动呢……”范主任那张胖脸意味深长，“其实据我了解，你的问题上一任班子早就考虑过，之所以又搁下了，是因为有同志提出来，说马一明不适合当正职……”

马一明直勾勾地瞅着范主任，不理解他话中的深意。范主任却恰到好处地把话收住了：“当然啦，我还是比较看好你的，以后好好干。”

不等马一明再刨根问底，出租司机一个急刹车，马一明往前一栽，脑袋磕到前风挡上。往外一瞅，胜利宾馆到了。

“17.3公里，28块2……”马一明盯着计程表，“我说什么来着——超不过30！”

马一明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递给出租司机。

“没零的？”对方皱着眉头接过来，捻了捻，又对着阳光照了照，立刻递还给马一明，“换一张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马一明不解。

“怎么啦——假的！”

“假的？”马一明一愣，举着钞票翻来覆去检查半天，没发现异常，“哪儿假啦？”

出租司机懒得多说：“不假！不假行吗，你受累给我换一张！”

马一明更加不解：“不假我干吗给你换？”

出租司机早就对马一明憋着气呢，这会儿终于找到发泄机会了。

“不假你干吗不给换？非挤对我说出来是吧？拿假钱找便宜，你这样的我见多啦！还国家干部呢！”

一听这话，马一明急了：“你要这么说，今天我非得跟你……走，咱上银行验去！要不是假的怎么办？”

“要去你自己去！我没那闲工夫！”

范主任觉得大可不必：“没必要没必要。马一明你给他换一张不就得了吗？！坐火车本来就够累的啦，赶紧上去洗个澡，休息休息！”



“不是不能换，他不能诬蔑人啊！”马一明振振有辞，“我要给他换了，不等于承认是假的了吗？”

“真杠头！”为了息事宁人，范主任找出零钱递给司机，“得得，30 我给你！”

出租司机伸手刚要接，被马一明拦住：“你得先说清楚，谁拿假钱找便宜啦？”出租司机再也捺不住火，一把揪住马一明，愤怒地说：“你他妈找打是吧？”

事后回想，马一明和出租司机当街扭打已然不是重点，关键在于，混乱中范主任无端遭受牵连，先是假发掉落在地被无数只脚踩得面目全非，接着，放在出租车后座的公文包又被扒手顺手牵羊。若干时日后马一明回忆起来，认为正是这次事件导致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，可以说这次事件就是他人生的分水岭。

当时，马一明协助警方抓贼有功，扒手正是在他的紧追不舍之下乱了方寸，撞到巡警怀里被抓获的。但范主任对巡警的出现很是紧张，本想溜之大吉，马一明却大声喊他。

“范主任！”

范主任不敢回头，加快脚步，显然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马一明不明就里地边喊边追。

“范主任范主任——！”

范主任拒不回头，还越走越快，差不多变成跑了。不承想，变了形的头套迎风掀起，嗖地飞向身后。马一明接个正着，捧着追上来。

“这儿呢这儿呢！”

范主任从马一明手里抓过头套，扣到脑袋上遮羞。无奈屡遭蹂躏，头套已经不像样子。

“范主任，警察说让咱跟着去派出所作个证！”马一明说。

“不去啦不去啦！回宾馆！”范主任边说边整理头套，可任凭怎么整理，那头套就是不服帖。

“警察说就是去说明一下情况！要是没人作证，就没法处理那小偷！”

“你告诉他们咱没时间，咱得开会！”

“明天才开会呢！”

范主任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？愿去你去，我不去！”

马一明坚持：“我去没用！警察说了，必须得是失主本人去！范主任，

我觉得咱应该配合警察工作！”

范主任欲言又止，瞥见巡警朝这边张望，慌着要走，却被马一明拽住不放。

“范主任您别走哇！”

范主任挣了几下，竟挣不脱。范主任终于压不住怒火，冲马一明吼起来。

“马一明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惹麻烦还嫌不够啊？”

马一明不明白范主任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：“范主任您走了才麻烦呢——您那包还没拿呢……”

“我不要了行吗？我不要了行吗？你松手！”范主任已然接近歇斯底里。

“不要了？那么好的包，还有文件什么的，哪能不要呢？范主任，咱就去一趟，连带把包拿回来，行吧？”马一明拽着范主任不松手。

这时，一名巡警赶到了近前，打量着范主任，说：“您是失主？跟我们去派出所作个证！”

就这样，马一明和范主任双双出现在派出所。两人并排坐在长凳上，范主任显得心神不宁。那名巡警啪地打开公文包锁扣，范主任更加紧张起来。

“这是你的包吧？核对一下，看少什么没有？”巡警对范主任说。

范主任连忙表示：“没有没有！没什么重要东西……”

“那也核对核对，这是手续。”

巡警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，摆在桌面上，都是文件、钢笔、记录本、男人随身用品之类的。最后，巡警好像有什么发现，顿了一下。

“还有什么？”巡警盯着范主任问。

范主任嗫嚅着：“上半年工作总结吧……”

巡警面无表情：“还有呢？”

范主任不吭声，不停擦汗。马一明在一旁莫名其妙，问巡警：“还有什么呀同志？”

巡警伸手一掏，掏出一本境外色情杂志，随手翻了翻，冷笑着说：“嚯！三点全露啊！领导吧？百忙之中还挺有闲情逸致！”

巡警继续掏，又掏出来两本，还掉出几个避孕套。

马一明大感意外，转脸一看范主任，只见他臊得满脸通红，脑袋越来越低，恨不得找个地缝扎进去。



最先对这次事件可能引发的后果有所警惕的是马一明的老婆石红。

石红是个要强的人。她当过兵，在部队入的党，转业进了医院，现在是护士长，业务方面样样拔尖，有望成为下任护理部主任。当初嫁给马一明，按石红的话说完全是历史的巧合。父亲石在山当时是科长，石红习惯把自己归入干部子弟之列，而马一明是郊区的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再怎么也算门不当户不对。可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历吃香，马一明虽说上的农大，但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大本，又分在了机关，这都是硬邦邦的条件。当时可供石红挑选的男的不乏其人，石红那时就显露出善于抓主要矛盾的特点，当机立断地选择了农民子弟马一明。

时光荏苒，儿子马克一晃都上小学了，石红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。那时被她淘汰的男友们，如今出名的出名发财的发财，相比之下，老公马一明差强人意。马一明工作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，可自打若干年前提了副科长以后就原地不动了，一直副科了这些年，机关同事背地里都叫他“妇科大夫”。所有这些都是石红心里的隐痛。

这次传来马一明有望扶正的喜讯，石红精神一振。马一明已近40，眼看就到正科级年龄杠杠，石红清楚这是最后一班车。赶上这班车，将来就能处级甚至局级也未可知，或许马一明属于大器晚成那一种呢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，两口子一致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，志在必得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马一明扶正即将成为现实，只等他和范主任出差回来，就在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。就在一切都如愿推进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这次偶然事件。

马一明倒没觉得什么，他认为范主任身为领导不检点，是自作自受。石红政治敏感度远高于马一明，担心对方迁怒于马一明，导致这次扶正中途生变。几年来也多次风传马一明扶正，结果每次都是无疾而终，石红生怕这次再有什么闪失。

当时，石红正在自家阳台上给马一明理发。结婚以后，马一明再没去过理发馆，都是石红在家给他拾掇。这是石红当年在部队学到的手艺。石红希望丈夫的每个细微处都符合她的审美，为此不惜费时费力地亲手打造。第二天就要宣布任命了，为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，石红本想给丈夫好好捋飧一番，但心里老不踏实。

“你吧又犯轴！这事儿刨到根儿上，还不是你引起来的？你要不跟出租司机较劲呢，能有这事儿吗？还非去派出所，人家不去不去，你非拽着

去!”石红埋怨丈夫,“你让范主任出这么大洋相,他不定多恨你呢!”

马一明眨巴着眼,很不服气:“说来说去,怎么倒赖我呢?”

“不赖你赖谁?什么时候不行啊,你偏偏这时候得罪当头儿的!”上点儿眼药就够你受的!”

马一明知道石红指的是什么,立刻把脖子一梗,说:“我告诉你,这回是板上钉钉!我一不靠溜须拍马,二不靠请客送礼,这官儿是我自个儿努力来的,不是他们赏的!把机关所有副科级干部全算上,我资历、能力都在这儿摆着呢,要不咱就PK!我不怕!再说,你也别把领导看扁了,人家不至于那么小气!”

石红但愿是自己多想了:“反正这回轮也该轮着咱啦!好在明天就正式宣布了……”

“就是!明天就宣布了,他还能把我给拿下来?我就不信了!”

见马一明这么信心百倍,石红心里这才踏实了点儿。

第二天,太阳照常升起,但在马一明眼里,今天的太阳却是崭新的。

一大早,石红精心挑选了行头,马一明穿戴整齐,意气风发地出了家门。像往常一样,他骑上二八自行车,先顺路送马克上学,然后再去上班。阳光照耀这座城市,使早晨的一切都显得清新明丽。一路上都是熟悉的景象,车流滚滚人流如织,今天在马一明眼里却鲜活起来,就连噪音听来都充满了活力。马一明不禁自责,以前他忽略了这座城市,如同这座城市忽略了他。

中途还有一段小插曲。马一明父子迎着朝阳在车水马龙里穿行,等红灯的时候,旁边一辆轿车降下车窗,一个男孩探出脑袋冲这边招手。

“马克马克!”

马克仿佛没听见,毫无反应。马一明说:“马克,是你同学吧?人家跟你打招呼呢!”

绿灯一亮,轿车鸣地开走了。

“李家豪!不愿搭理他!”马克说,“显摆他们家有车!老说他爸是总经理,有什么了不起的?爸,科长大还是总经理大?”

“科长是国家封的,总经理是自己封的,你说谁大?”马一明循循善诱。

“科长大!”马克高兴了,“爸,科长有车吧?您什么时候也开车送我呀?别老骑自行车啦……”

马一明满脸是笑:“儿子,快了快了!”



从迈入机关大门到进入楼道，一路上遇见的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向马一明表示祝贺，或意味深长地点头致意，或心照不宣地拍他一把，就连门卫老侯都对他格外恭敬。短短 100 米距离，马一明深有新旧社会两重天之感，不知不觉默诵起了那句诗——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马一明没直接去办公室，而是先拐进了卫生间。他想在这儿冷静一下，提前作好发言准备。卫生间里很静，但马一明还是逐一推开每扇小门察看了一遍，确认没人，这才对着镜子开始练习。

“各位领导……各位领导，各位同志……”马一明斟酌着词句，“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……我……”

这时，马一明听见外面有人走来，连忙假装洗手，顺势哼着歌。总务科老吴推门进来。

“哟，马科长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唱上啦！”

马一明赶紧解释：“嗨，不是……”

老吴狡黠地挤挤眼：“您就别瞒着啦，楼里谁不知道啊？您可得请客！”

马一明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小李正跟一个来三科办事的人打官腔。

“你这材料都齐吗？”

小李漫不经心地斜睨着对方交来的材料，吸溜着茶水。那人 40 岁左右，衣着讲究，很有老板派头，但一到了机关，明显一副求人办事的样子，对科员小李都得客客气气。

“都齐！准备好几个月了，都齐！”那人说。

“齐也不行，盖不了章。”小李说，“赵姐具体管这事儿，她今儿没来。”

“那她哪天来呀？”

“这可不好说——病啦，谁知道哪天好呀？下回来你先打个电话，省得再白跑！”

“您看，我这事儿吧特别急，跑了七八个机关了，就差您这一个章了。”那人虽然着急，还得是请求的口吻，“能麻烦您给想想办法吗？要不您给代办一下？”

“那哪行啊？这是机关！一人管一摊儿！要不出问题谁负责？”小李振振有辞。

如果不是马一明最后发话，那人今天一定是白来一趟了。也是他来得巧，正值马一明踌躇满志之时，当场就表态让小李抓紧办，而且还发表了几句宏论。

“提高工作效率嘛！咱们一直说要转变职能改变作风，关键还在落实！下一步我就准备抓一抓这方面，让咱们三科有个新面貌！……”

就这样，那人才得以盖了章。马一明并不认识对方，那人叫冯知远，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。马一明过后就把这件事忘了，后来遇到冯知远，甚至对他没有任何印象。但冯知远却对马一明印象深刻。

每次机关开会都让人昏昏欲睡，但马一明这次却精神百倍。一系列的照本宣科长篇大论过后，很多人都打起了瞌睡，马一明却始终保持亢奋，在心里一遍一遍默诵着待会儿的表态发言，已然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。

终于，范主任使劲清清嗓子，表示会议到了收尾阶段。

“……刚才我们对上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，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了布置，希望大家下去以后认真领会，啊，作好贯彻落实。下面，有个干部任命要在这儿宣布一下……”

马一明不禁血往上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范主任。

“这次各科人事调整，还没有完全到位，咱们本着到位一个宣布一个，今天这个会上呢，就先宣布三科。”范主任不慌不忙，“大家知道，三科的老科长退了以后，科长人选一直是个空缺，也是当务之急。经过组织考查，经过机关党委认真研究，决定——”

此时此刻，打瞌睡的人睡意全无，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集聚向马一明。马一明听见自己心跳怦怦地，像要跳出来，他努力组织笑容，随时准备站起来向全场致敬。

范主任再次清清嗓子，声音却并不大：“……由许进同志担任三科科长！”

马一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狐疑地朝周围望望，只见不远处果真站起一人向全场频频致意，那动作正是他暗暗演练了无数遍的。

马一明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脑子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
石红特意调了个班，还把弟弟石军约到家里来，为的是一同见证和庆祝马一明的升迁。石军开了一家皮包公司，好高骛远，眼高手低，动不动就几个亿的项目，可从来也没见他落实过。30多岁的人了，还没个固定女朋友——照父亲石在山的话说——没家没业。石军自诩为干部子弟，从来没把马一明这个姐夫放在眼里。在他看来，马一明就是土老帽儿外加孔夫子，迂得掉渣。石红总想让石军对丈夫的成见有所改变，她认为今天机会来了。



石红和石军开门进来，只见屋里烟雾缭绕。石红呛得直咳嗽，定睛一看，马一明正在沙发上闷头抽烟。

“熏蚊子呢你？什么时候也抽上烟啦？级别一长毛病也跟着长……”石红打开窗户，通风换气，“咱家禁止吸烟你不知道？连我爸想抽都得阳台抽去！”

石军仰靠到沙发上：“我姐夫是觉着当了科长往后有送烟的啦，不抽白不抽！是不是姐夫？”

马一明不吭声。

“刚才在楼下碰见许进老婆了，哎，她怎么说许进调你科室去了呢？给你当副手去啦？”

马一明还是不吭声，只使劲吸烟。

石红觉得不对劲儿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“怎么啦？”石红着急发慌，“你倒说话呀！准有事儿！到底怎么啦？不会又是……诈和吧？”

马一明噌地站起来，把烟头一摔，用脚狠狠一碾，恨恨地说：“诈胡也是他们玩猫儿腻！”

石红蒙了：“真又……许进把你顶啦？为什么呀？”

马一明愤愤地：“我哪儿知道为什么呀？！大家都知道是我，一开会就变成他啦！凭什么呀？！”

预感不幸变为现实。一股寒气冒上来，石红从头凉到了脚。

生活已经把石红从女孩锤炼成了女人。经过对丈夫歇斯底里的发作之后，石红冷静下来，开始梳理面临的局势。尽管马一明拒不认为自己在出差事件中有何过错，但也承认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后果，这愈发使他义愤填膺。此时的马一明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清高，他认为科长可以不当，人格不可以不要，明天就要找姓范的理论。石红却坚决反对，她认为当科长是压倒一切的目标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其他均可四舍五入忽略不计。

“别的科不还没到位呢吗，你找他好好说说，给你安排到别的科当科长！”

马一明倒是被提了个醒，但是很犹豫：“别的科……这行吗？”

“说你一根筋还不承认！你管哪个科呢，只要让你当科长不就行吗！”

石红决心已定，“什么事儿不得我给你把着？一放手就出岔子，你就不让我省心！从现在开始，这件事儿你听我的——每一步怎么走，每一个环节，我都给你设计好喽！我不亲自把着不行啦，马一明你都30大几啦，这班车要

再赶不上,就彻底……咱年龄上不占优势,可以在其他方面……哎,对啦,学历啊!”

说到学历,石红增强了信心——马一明是正宗的大本,现在又在成人教育学院读研究生,唯一让人着急的是毕业证下个月才发。当初读研究生就为了拿个学历,现在提拔的关键时刻正用得上,真要等到下个月再拿毕业证,就失去意义了。

第二天一早儿,石红走进了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。

一年前,院长患病住院就在石红管辖的病区,曾经得到石红的悉心关照。这次石红登门造访,身材矮小的院长笑容可掬地热情相迎。但是一听石红说明来意,院长立刻摇头。

“护士长,这不行啊!毕业证毕业证,没毕业哪能发毕业证呢?”

“院长,不就差一个月吗?”

“不只是一个多月的问题,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问题。没有这一个月,你爱人马一明就只是一名在读研究生,有了这一个月,你爱人马一明就成了一名国家承认的研究生。是不是这个问题?”

“院长,我爱人每科成绩都是优啊!这样的学生会毕不了业吗?对他来说,考试和答辩不就是个形式吗?院长……”

院长象征性地翻翻桌上的一摞成绩单。

“确实确实!我听任课老师反映过,这一拨里最用功最勤奋的就是马一明!”

石红以为有希望:“就是嘛!院长您看……”

院长还是摇头。

“院长要不这样行吗——让我爱人提前考试提前答辩!一通过不就能发证了吗?”

院长始终保持笑容可掬,同时始终摇头。

“我们学院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……”

“院长,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!我爱人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了!”

“你的心情我理解,可还是不行啊!这样显得太不严肃了嘛!”

石红一看光说不行,便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。

“院长,这是我们一点儿诚意……”

院长的笑容开始发僵:“别这样别这样!这样不好!”

“院长,我也不想这样!我从来没这样过!真的!”石红发自肺腑地说,



“要不是为我爱人，我爱人他……他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！请您无论如何帮他想想办法行吗？”

院长无可奈何：“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？”

“您是院长您肯定有办法！反正您要不给解决，我也没法回去……”

石红大有软磨硬泡的架势，院长这才感到棘手。他想了想，站起身往外走。

“你先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……”

石红想跟着：“院长您去哪儿？”

“我去卫生间。你先坐你先坐！”

石红只好坐等。可是左等右等，还不见院长回来，石红坐不住了，走出院长办公室，来到卫生间门口，苦于不能进去。正好有人从里出来，石红连忙向对方打听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……院长在里头吗？”

那人打量着石红：“院长？我刚才见他下楼啦。”

等石红从楼里跑出来，一辆黑色轿车正从面前驶过，院长就坐在里头。

石红边追边喊：“院长！院长——！”

石红穿着高跟鞋，没跑多远就崴了脚，跌坐在地，眼看着轿车一溜烟驶出大门不见了。

下午，马一明站在单位附近的公交车站，焦灼地等待石红。马一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，才同意石红去找院长，一直担心结果如何。石红刚打来电话，让他在这儿等着。

先后好几辆公交大巴开过来，也没见着石红。马一明正着急，一辆出租车戛然停在身边，石红一瘸一拐地下了车。马一明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崴了一下儿。”

“怎么崴的？”

“哎呀，你就别问啦……”

石红从挎包里取出一样东西，剥开好几层报纸，露出一本红皮证书。马一明又惊又喜，迫不及待地翻开看。

“哎呀哎呀……院长还真同意啦？你怎么跟他说的？”

“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给你弄来了，下面该看你的了！”石红提醒，“别光自个儿看着哄自个儿高兴，拿给他们看去！”

马一明乐得合不拢嘴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！我这就去！”

马一明这就要回单位，石红连忙叫住他，抻开挎包给他看，里头有两瓶酒和一张银行卡。

“现在别去啊，晚上直接去他们家。卡里是4000，连这酒，去时候带着！”

马一明一时转不过弯来：“你让我送礼去？”

“见领导，你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”

马一明急了：“我又不是去求他！要真是因为那事儿把我拿下来的，合着他打击报复还有理啦，我还得颠颠儿给他送礼去——我送不着！”

“这不是双保险吗！研究生学历再加上这个……”

“那不成买官了吗？我不搞这一套！也犯不着！”

石红见马一明犯了犟劲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一时半会儿也难说动他，只好把卡收起来。

“你就轴吧你！那就先带这两瓶酒吧！这总行了吧？你跟人家说，说等事儿办成了再重谢！一定得说！听见没有？我告诉你马一明，这回你别想往后出溜！亲戚朋友都知道你提正科了，我看这回你脸往哪儿搁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！”

马一明回了一句：“我看你是不嫌丢人，你要嫌丢人就不逼着我送礼啦！”

石红被说中痛处，一直窝在心里的情绪登时爆发了：“我不嫌丢人？我为谁呀？我跑去找院长，跟人家好说歹说，人家还……我从来没这么求过人！我还不是为你？！你光知道要面子，我呢？你这是自私！”石红一用劲，脚踝剧痛，再加上委屈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马一明一见，立刻心软了。

“你别着急行吗？”

“那你去不去？”石红盯着他。

马一明嗫嚅着：“我从来没送过礼，根本不认识他们家……”

石红把两瓶酒硬往马一明怀里一塞，说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你得给我送出去！”

正是下班时间。马一明拎着挎包躲在马路对面，鬼鬼祟祟地注视着机关大门。只见范主任的黑色轿车开了出来，马一明连忙跑到路边拦出租，他慌慌张张蹿到机动车道上，幸亏出租司机来了个急刹车，差点儿就撞着他。

马一明指挥着出租司机，一路尾随黑色轿车来到城市花园小区。黑色轿车径直开进大门，出租车尾随而至，却被保安拦下了。



“对不起，出租车不能进去！”

眼看黑色轿车越来越远，马一明付钱下车，撒开腿就追，一边跑一边紧搂着挎包，生怕碰碎了酒。

马一明的辛苦没有白费，总算盯梢成功。可是，来到范主任刚刚进入的房门外，马一明却犹豫起来，甚至想掉头回去。这时有人顺楼梯走上来，见马一明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不免狐疑。马一明迫不得已，这才摁响了门铃。

马一明万万没想到，前来开门的女主人会是小夏。

小夏是机关办公室的女秘书，未婚。关于小夏和范主任的关系，机关大楼里有多种版本，马一明曾有所耳闻，但他始终半信半疑。他觉得小夏并不具备成为小蜜的条件——小夏不年轻，也不特别妖娆，不过小夏很瘦，只有这一点符合当下流行的审美潮流。小夏笑咪咪地拉开门，一见门外是马一明，笑容立刻僵在脸上。

“谁呀？”

范主任刚换好睡衣，秃着脑袋走出来，见状也愣住了。